

礼赞与参悟

□赵德发

济南之南，有座古塔。此塔建于公元七世纪之初，一千四百年来有无数游人香客前去拜谒。二十一世纪之初，又有一位坐轮椅的青年女子，一次次出现在塔下，观赏、沉思，成为景区一景。

这位女子叫钟倩，家住济南市区。她曾在泉畔柳下奔跑，拥有和同龄女孩相似的花样年华，十六岁时却突然患病，只好休学，以轮椅代步。但她不向命运低头，忍受着病痛读书写作，终于成为作家、文学评论家。她一次次去南部山区，是为了完成一个心愿：领略四门塔之大美，领悟这片圣地给她的精神启示，写一本书与读者分享。于是，我便读到了《四门塔：千年古塔的历史回响》一书。

钟倩说，她每次去四门塔，都是“一场美的朝圣”“我无法拒绝这种神圣之美、高洁之美和永恒之美”。因此，我在这本书中看到，她深情礼赞、倾力描绘四门塔之美，她甚至断言，这座千年古塔“坐实了在济南这座城市的美学江山和精神重心的地位”。她还以宗教史、考古学、建筑学等方面的深厚学养，详细讲述四门塔的来历，让这座古塔在浩渺的历史烟云中巍然显现，并指点着一处处局部、一个个细节，与我们一起感受其独特的魅力。她说：“我甚至觉得，这里的一砖一石，一梁一椽，一泉一竹，一花一木，都蕴藉禅心佛香，凡是经过之人，都无形中蒙恩受福，远离杂念，成为美的布道者。”以四门塔为中心，她还介绍了周边的景点：神通寺、龙虎塔、摩

崖造像、墓塔林、神井三桥两亭、碑刻以及柳埠名胜。真的是处处皆美，美不胜收。她被这些美深深感染，由衷发出感叹：“美，就是信仰，就是宗教，或者说它比宗教还要有力量。”

审美的最高境界是深度融入，物我两忘。钟倩这样说：“在长风吹过的千年时空里，我仿佛聆听到井壁洞口上哗哗的水声，僧人提灯月下过桥的跫音，雨后竹叶翻身做梦的沙沙作响……无穷的时间里，包含着无穷的物，无穷的物里，又传递出古老的呼唤与喟叹。那是生命的证悟，那是灵魂的呢喃……我痴缠地想着，倘若能够穿越回到当年，我多么想当个健步如飞的小侍童，每天端茶倒水看流云，研磨诵经听钟声，享受安详的时光。”读到“健步如飞”四字，我眼前出现钟倩忘我放飞的生动画面，心中却感受到了她被轮椅所羁绊的难言痛楚。

对于那些来过四门塔的前人，钟倩引为同道，心心相印。她写了多位与四门塔有缘的名人，前去考古或做修复的前辈，讲述他们的感人故事，讴歌他们的敬业精神。如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为了考察四门塔抵达济南，从火车站徒步走到四门塔，顶烈日，扛行囊，七八十里路走了整整一天。钟倩写道：“梁思成、林徽因专程来过，今天我又拜谒，穿越时空我们共享同一片历史芬芳。”在这一片芬芳里，我们看到了因寻美、赏美而生成的精神之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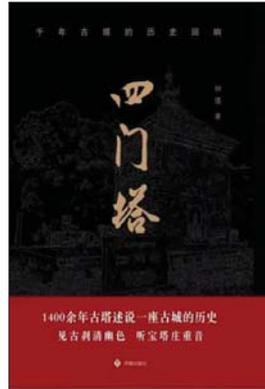
四门塔，在佛教建筑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，是中国现存唯一的隋代石塔，中国现存最早的全石结

构佛教塔，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单层方形庭阁式石塔。加上其它一些佛教遗存，这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积淀，氤氲着摄人心魄的文化氛围。钟倩每次来此，既审美又悟道。“当我们进入四门塔景区，沐风而览，拾级而上，或置身苍柏竹林之间，或走过蜿蜒小径，不过是沿着历代高僧住持的心路，穿过陌生又熟悉的人生之路，看到另一个自己……当目光轻轻拂过塔身、佛像、石刻，我们已然穿越时空隧道，与那段岁月促膝对谈，触摸到历史深处僧侣们捻动佛珠的声响，还有心中默念的经文。”钟倩曾在四门塔的午后微风里与阿闍佛对视，阿闍佛闭目敛眉的慈爱面容，让她热泪盈眶。阿闍佛意为“不动如来”，她心领神会，感受到一种穿透心灵的精神力量。

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。钟倩经历过肉身的苦痛，亲人离世的悲伤，也曾经迷惘过，绝望过。但是来到四门塔景区，她仿佛进入一个千年道场，众多先哲都在向她说法，一草一木都在向她示意。极具慧根的她将心灵彻底打开，参禅体会，悟道心得油然而生，成为本书中最精彩、最珍贵的部分。

1973年，济南有关部门在维修四门塔时，出土了石舍利函、铜舍利函、舍利等重要文物。其中出土的舍利有水晶珠4颗、黄石珠7颗、绿松石珠9颗。我觉得，钟倩一次次去四门塔，也捡回了许多宝珠，她用心情感与智慧熔冶，使之变成了文字。这本书里，俯拾皆是，很值得我们观赏。

（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、著名作家）



《四门塔：千年古塔的历史回响》
钟倩 著
济南出版社



《如我如鲸》
[英]多琳·坎宁安 著
涂艾米 译
新经典文化 | 南海出版公司

沈从文：在天为云，在地为水

□刘宜庆

沈从文这一生，好似水云。在天为云，在地为水。

云，聚散有时，浑然天成。爱月而不遮月，爱山而不依山，虽被大风改变形状，但内心不变。

水，随物赋形，流动通达，趋于上善。他好似来自湘西大地的精灵，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，写农人和士兵，写水边的故事，更是以水为媒介，展开对自然与人性、乡土与文明、历史与社会的思考。他笔下的故事和思考，可谓秋水文章，滋润几代读者的心田。他这一生，凝结风云气，是天地之间的水云谣。

水成就了沈从文。沈从文多次在文章中有类似的表述：“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，教育不可分，作品倾向不可分。”他的生命在水的流动中展开：“从《楚辞》发生地一条沅水上下游各个码头，转到海潮来去的吴淞江口，黄浪浊流急奔而下的武汉长江边，天云变幻、碧波无际的青岛大海边，以及景物明朗、民俗醇厚、沙滩上布满小小螺蚌残骸的滇池边，三十年来水永远是我的良师，是我的诤友。”

在青岛的海天水云间，回望故乡湘西的沅江，生命之舟顺流而下。一位作家的现在，由无数过去的时光构建。《从文自传》中对过去的追忆始终联系着目前的生命情状。他如此道出创作这本书的初衷：“民廿过了青岛，海边的天与水，动物和草木，重新教育我，洗练我，启发我。又因为空暇较多，不在图书馆即到野外，我的笔有了更多方面的试探，且起始认识了自己。”

正是在青岛，沈从文有了回望自己来时路的契机，开始审视自己。水

边与孤独，是欣赏《从文自传》并走进他的精神世界的两把密钥。楚地的水，在齐地的海滨，风浪相激荡，《从文自传》的诞生，就是一个传奇的本事》。《从文自传》之所以经典，是因为它写了水边的人，写了“人类的哀乐”，不论岁月的长河如何流转，都会与新的读者相遇，激发出回响。

多年历练，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在青岛进入成熟期。峰回路转，沈从文在青岛获得爱情。崂山北九水见证了沈从文、张兆和牵手的甜蜜时光，也赋予沈从文创作《边城》的灵感。1933年春，沈从文与张兆和游览崂山北九水，“见村中有死者家人‘报庙’行列，一小女孩奉灵幡引路。因与兆和约，将写一故事引入所见”。崂山北九水，风景秀丽，水韵悠长是其特色。清潭叠翠，溪声潺潺，既有十里清溪，也有壮观的千尺飞瀑，流泻而下，声若奔雷。沈从文游览白云洞，观云海宛如海市蜃楼，观海鸟群舞，宛如人间仙境。青岛的海天水云，扩大了他的文学版图，润泽了他的文笔。

沈从文生命的价值在于独立，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。早在20世纪20年代，在香山慈幼院做图书管理员时，这个刚获得稳定工作和收入的年轻人，因看不惯香山慈幼院教务长的傲慢、颐指气使，写小说《第二个狒狒》《棉鞋》讽刺他，讽刺的锋芒也指向了熊希龄。小说发表后，沈从文刚获得的饭碗保不住了，他拂袖而去。1927年，沈从文作诗《给璇若》，回应炒老板鱿鱼，“为的是保持了己的尊严”。沈从文外表看上去柔弱如水，其实，内心倔强如峻峭的石头。他不愿意苟活于别人的“施恩”“自己就甘做了一朵孤云，独漂浮于这冷酷的人群”。

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在抗战大时代，沈从文被抗战的洪流带到西南，在昆明生活了八年，教学、写作、读书、读人、读世，也读云南上空的云彩。他习惯于向远景凝眸，静观默会天空的云彩，获得启迪与陶冶。他心里不由得发出慨叹：“云的颜色，云的形状，云的风度，实在动人。”

沈从文在《云南看云》一文中，把云的壮观美妙，同当时社会现实中某些丑恶现象作了强烈的对照。“所见、所闻、所有两相对照，实在使人不能不痛苦！”他又说：“只要有人看云，就能从云影中取得一种诗的感觉和热情，还渴望将这种可贵的感情，转给另外一种人。”他对社会人生、对文学艺术的见解，在这篇文章中表达得十分清楚，而且流露出充沛的爱国主义热情。

在昆明，沈从文的写作，既有《云南看云》这样呈现抗战大时代社会风貌的文章，也有个人化色彩强烈的《水云》。这篇文章是多声部的合唱：内心的独白，灵魂的低语，人生的偶然，情感的发炎。回望自己的人生路，可以听到他内心隐秘的声音。

水边的故事，戛然而止，这是沈从文的宿命。1949年，沈从文转行，留给中国文坛一个苍凉背影。人生可悯，他心中的一派清波陷入凝滞。他经历了有情与事功、思与信、写与不写的种种冲突之后，在织锦的云纹中，获得人生的智慧。

不管是文学家还是文物专家，从文一生，一生从文，他不改其书生本色，对文化的热爱渗透进血脉之中。

（作者为资深媒体人、作家、文史学者。本文节选自《坐看水云：沈从文别传》序言）



《坐看水云：沈从文别传》
刘宜庆 著
领读文化 | 河北教育出版社

与鲸同行

□乐倚萍

如何爬出人生低谷？英国记者多琳·坎宁安选择了一条几乎无人走过的路：去追随灰鲸迁徙的轨迹。《如我如鲸》一书记录了她的救赎之旅。

带着一个两岁的娃，单亲妈妈挑战去极寒之地乘风破浪。听起来不可思议，光是照顾小奶娃的日常就让许多人手忙脚乱了，坎宁安面对的局面则是：裹上防寒外套，举步维艰地走在冰面上；游走于一片白茫茫之中，提防着可能是北极熊的“雪堆”；千辛万苦觅得儿童救生衣，颠簸在杀人鲸出没的海浪上，每一样都充满风险。然而两岁的麦克斯不怕，呼吸着咸味的海风，和跃出水面的庞然大物亲密接触，在城市同龄人中绝无仅有的新鲜体验，让他如此兴奋。

“放松并放下戒备”，坎宁安说，这是她从灰鲸身上学到的。灰鲸母亲安抚着宝宝，好奇的灰鲸贴近船只。小小的麦克斯近乎本能地去拥抱他看到的新奇世界，坎宁安遇到的因纽皮亚特捕鲸人亦如是。从出生起，他们就尝试动用全部感官，掌握成为一个捕鲸人的技能。不需要学校，追随父辈的足迹丈量土地，采浆果、造皮艇、辨识冰、云、洋流、温度、风、土地和鲸鱼，在现代社会，不了解这些东西，抑或从我们最熟悉的文字中得来这些知识，对于我们的生活可有可无，以至于我们时常对环境的变化漠不关心，对自然界其他物种的存亡只有肤浅的寒暄。而对那些以自然为书本的人，一切都与他们的生存休戚相关，他们对环境更加敏感，那些口口相传的古老信仰——诸如对鲸鱼献祭的虔诚之心——更像是一种可持续的生存智慧：心怀和平、慷慨节制、福泽未来。

工业文明，终究是涉足了原住民的世界，没有孤岛。石油产业的发展，现代学校的引入，海洋环境对物种造成的影响……一方面，坎宁安意识到，“人类的想法和意图是让变革发生的最强大的驱动力，同时也是我们和鲸鱼数千年来遭遇的最强大的障碍”；另一方面，她又在鲸鱼身上直观地看到了生命的力量。灰鲸在逆境中努力求生，迁徙至更宜居的地方，寻找其他食物来源、抱团复苏种群；虎鲸祖母就像人类长者一样，积累了许多生存智慧，手把手指导年轻一代如何捕食；座头鲸则是乐善好施的霸主，庇佑海洋中的弱者。鲸鱼死后，聚集的能量还能支撑一个可延续百年的生命网，更甚者，鲸鱼帮助白令海峡两边社区建立关系，还在破冰行动中促使美苏政府达成合作……

鲸鱼诉说着生命共通的故事，在这个联结日益紧密的世界，我们依然要追随本能自在生活，却也无法对周遭的改变视而不见，一次次做出选择，救赎源于我们自己。虔诚的捕鲸人约束着自己的言行，怕得不到来自鲸鱼信使的眷顾，现代社会的我们何尝不在顾盼，路虽始于足下，风物长宜放眼量。

（作者为上海海关公务员）